



本土文本

白桦林 (小说)

□木容

四、春

春节来临,战争仍没有停止。大平房送走一批伤员,又迎来一批伤员。英勇和奉献一直是这里的主旋律,而给他们伴奏的却是血水和泪水。白桦林中的小木屋,平静、温暖,见不到血水和被战火摧残的面容,听不到截肢者的痛苦哀嚎。这是丹宁父母把他们姐弟俩送到小木屋的一个重要原因——不愿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中留下战争的阴影和痛苦的记忆。当然,在不得不为祖国而战,不得不直面牺牲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但他们不愿幼小的孩子见到英雄的生命在他们手中变成残缺不全。他们知道,手术刀对生命意味着什么。他们同样知道,老木匠对小木匠期待着什么。老木匠知道战争意味着牺牲,但他憧憬着和平到来时,虎子能作为战争的幸存者平安地回到他身边。

丹宁多次问老木匠:“虎子哥什么时候能回来?”

老木匠总是回答:“快了。”

“快了,是什么时候?”
“和平到来的时候。”
“和平什么时候到来?”
“快了……”

春节到了。年三十的晚上,爸爸来了,可是小木匠没回来。丹宁和丹宇在雪地里久久地望着林间小路的尽头,眼巴巴地等着小木匠出现。

这天晚上,爸爸没有回大平房,他和老木匠一直不说话,只是抽烟。第二天,年初一的清早,窗外下着大雪。爸爸和老木匠从炕上起来,不见两个孩子。他们沿着林间小路向前寻去,只见刻着“丹阳”二字的小白桦树下,丹宁牵着丹宇,两个孩子翘首企盼地望着路的尽头。

爸爸和老木匠默默地回来,把虎子出征时穿走的那双翻毛皮靴,放在小木屋的大案台上。

两个孩子失望地走回小木屋。看见案台上的那双翻毛皮靴,惊喜地

问:“虎子哥回来了吗?”

“没有。”爸爸回答。
“他什么时候回来?过年了呀!”
“他回不来了。”
“为什么?”
“修大桥时,他被敌人的飞机炸飞,炸碎了,找不回来了。”
“骗人!”
“真的。只找到这两只鞋。”
“骗人!骗人!呜呜——”
“丹宁,别哭!”
“不哭!丹宇……”

两个孩子一天没吃饭,直哭得昏睡过去。

第三天一早,两个孩子一起来到那棵高大的白桦树下,他们用小铲子费劲地挖开积雪下面的冻土,发现雪下已经长出野草的绿芽。春天来了!

他们挖出一个小坑,把心爱的小木匣和小木枪埋了进去。小木匣里装着丹宁和小狐狸金毛的照片,装着他们姐弟俩和小木匠的合影照片。爸爸说过: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

埋在等候的地方,等待最思念的人,那个人就会在梦中回到你的身边。

两个孩子埋好东西,站起身来,站在白桦树下,向着小路的远方深深地鞠了一躬。忽然,雪停了,从大树后面跑出小狐狸,浑身金毛,一动不动地站在旁边望着他们。

天空放晴,微弱的阳光慢慢照进了白桦林。

三年后,一九五三年的七月,终于从鸭绿江那边,传来了签订停战协议的消息。战争结束了。这时,弟弟丹宇已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而姐姐丹宁是三年级的小学生。

清晨,姐弟俩来到白桦林。在“丹阳”树下,他们放上那双翻毛皮靴和一束鲜花。白桦树上系着一个大风箏,那上面写着两个大大的字:英雄。

晨雾中,前方出现一只梅花鹿,它亭亭玉立,凝视着丹宁和丹宇,数秒之后一闪而过,不见踪影。

白桦林一片翠绿,树干上的大眼睛都注视着风箏上的两个大字。

水中微痕 (散文)

□关立蓉

一点泥土的微黄色。俯身捧起一掬秋水,突然发现,水下有一瞬间的微流。仔细看去,竟是几只河虾,它们纤瘦,在水中若有若无,一双眼睛,如黑漆漆的皮灯笼,点亮了这微黄色的水面。又游近了些,看见它们的脊背,隐隐的有点弯曲的线条,尾部颜色深些,在水中不停伸直又弓起,两排细爪,如发丝般纤细,急速划动。

有两只虾在嬉戏,长钳纠缠在一起。水下的浮藻,吸引了虾,它们迅疾分开,用钳足试探,又后退,认定没有危险,开始享用美食。一只虾用脚爪辅助,桡足快乐地划动。另一只虾,两只脚支在水底的一块碎石之上,整个身体斜翘起来。

我屏住呼吸,观摩这两只幼虾,

它们以河岸边的这一小片水域为舞台,恣意自由地表演。想起家中客厅悬挂一幅齐白石的“虾”画,晚上看书累了,我常站在画前出神,总不能领悟大师作品的神韵。今天,在这秋日的薄暮时分,与这些小生命的邂逅,心里的疑惑豁然开朗。画面上大片的留白,没有出现藻草、沙石、溪涧、水纹,但是揣摩那些虾的姿态,仿佛这一切都已经有了。虾的头壳里一抹黑色,那是虾的脏腑,颜色清爽鲜明,显示出虾的旺盛的生命力。它们或前游、或后退、或嬉戏、或觅食。这是要伏在水边,长长久久地凝神细察,才能画得如此出神入化啊!这些微小的生命,这些水下不经意的波浪,在大师的笔下,变得光辉灿烂。

寻找海兰 (散文)

□吉檀

非得去大医院心血管科静脉注射一种特定的药剂,除此之外没有第三个选项,所以我第一时间也只能选择看运气,哪怕这种运气概率并不高。

同系的室友们很快到了下午上课的时间,她们倒是很关切地问我怎么办,我只能说,麻烦帮我和老师请下假。宿舍一下子安静下来,只有午后嗡嗡的气流声,每当这种时刻,我就分外憎恨自己必须神志格外清醒地承受这种痛苦。

在失去时间概念的汪海中不知道浮沉了多久,我突然听到宿舍的门打开了,是海兰。她看我躺在床上神情不对,就问我怎么了,我有些犹豫地说,你能陪我去鼓楼医院吗?

与我时冷时热的性格不一样——我活泼起来可以在宿舍里大声读收到的不认识的人塞来的情书,或者很促狭地评论我们班男生,惹得室友们乐不可支,一旦冷起来就是一个人去图书馆、一个人逛大街、抱着一堆书看得昏天暗地,什么都不理会——但我认知中的海兰,不知道是因为本身性情就比较疏淡平和,还是因为和我们不同系的缘故,始终和我们之间隔着一道若有若无的屏障。海兰虽然长得挺美,但直到毕业也没有交男朋友。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她独来独往的样子很像另一个我,但我们也不会因此变得亲近。

于是我问出这句“可以陪我去鼓楼医院吗”的时候是犹豫的,但是海兰毫不犹豫地说,好。

鼓楼医院是南大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因此离学校很近。但是从宿舍区过去,要穿过长长的几段路,我虽然勉强可以行走,但是因为发作时的体虚和头晕眼花,比平时要艰难许多。海兰一路用她瘦弱的胳膊支撑着我,这一段路于她走得也并不容易,但她看着完全没有介意。

在初秋淡淡的阳光中,我们这样一路走着。大概是一个性格孤僻的人更容易感受到他人的温暖和善待,这一幕从此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到了鼓楼医院,我们直接去了心血管科,医生开了心电图的单子让先

去付费以后,我才恍然反应过来,忘了带钱。海兰是陪我来,自然也没带钱。我们茫然地面对面相觑。

这是只有不存在于电子支付的上个世纪才会发生的场景,如今的人们很难再有这样的尴尬了,当然也不会再有由此而生的与陌生人之间的奇妙际遇。这际遇就是,我俩在空旷的医院大厅,等待从映着斜斜日光的门口终于走进来的两个人,看起来应该是一对大学生情侣。女孩一只腿上打着石膏,男生整个儿是她的拐杖。我眼看着海兰深吸一口气,然后走到他们面前,羞涩地开口问女孩能不能借给我一点钱。

作为很久很久以后才知道“社恐”这个词的我,当时只看出海兰鼓足了莫大的勇气,但其实我本人却远没海兰那么社恐,听到海兰这么一问,我明白过来,就立即说:对啊,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忘了带钱了。你把你的学校和收信邮箱号告诉我,我一回学校马上就把钱寄还给你,行吗?海兰开口的瞬间,女孩颇有些惊讶,但听我一解释,就爽快地答应了,只是她也有点羞涩地说,她钱带的不多,借不了我们多少。我说,不用多少,反正我要用的药也不贵。女孩子于是掏出五块钱,问,够吗?做一张心电图好像是三块钱或者三块五,五块钱至少眼下是完全够了,我于是赶紧说,够了够了,实在不够我们到时再想别的办法,实在太谢谢你们了。

有了特定的药注射进静脉,我很快恢复了。因为身体历劫一场之后的解脱,也因为这借钱的际遇太过有意思,更因为发现海兰原来是那么好的一个人,回程一路我都滔滔不绝地和东拉西扯,去时感觉漫长到无际的那一段路,竟很快就结束了。

从那以后,我和海兰的关系比原来亲近了很多,但是我们仍然都是在大部分时候习惯独来独往的两个人,并没有因此成为密友。也不能说这是遗憾吧,可能正因为我们在某一点太过相似,而又完全不是同一类人,那种形影不离、无话不说的关系并不适合我们之间——事实上,大约也不

适合我和世界上的任何人吧,但无论如何,海兰在我的内心里,是有着非常特别地位的。

青春短暂,很快我们就毕业各奔一方。起初的几年,有一次突然收到过海兰从如皋寄到我单位的贺年卡,上面是与她纤弱苍白的气质所截然不同的龙飞凤舞的字迹,道了新年好,万事皆如意,落款也很简单,好像是如皋开发区什么,简单到我怀疑按那个地址寄过去,她甚至不一定能收到。应该是我刚工作那年,按毕业时海兰留的家庭地址给她寄过贺年卡,上面写了我的单位地址,所以海兰算是回应我,但我收到时还是很高兴,总觉得这代表着我们仍然还会有联系。

很多年后,因为文联组织的一次采风,我终于来到如皋。在此之前,我只在学生时代坐长途大巴去南京时途经过如皋,成年后则有几次陪朋友去郊区的花木城,买完花木就返回,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到过如皋。

如皋城非常优美整洁,不愧是著名的花木之乡,城市绿化带的花卉都养护得格外好,硕大而艳丽。我们参观了水绘园、红十四军纪念馆、白蒲古镇等,终于等到一个空隙,我得以向对接活动的如皋方职员询问,他们单位有没有一位叫海兰的女同事。在等待答案的过程中,我突然抑制不住地紧张,简直有了点恋爱告白时的那种雀跃期待又夹杂着惴惴不安的滋味。原来没有一位叫海兰的女同事。可能让人心跳加速,而海兰正是浮现在我青春之上的青春。然而答案还是让我的心情一变为失望和惆怅。

带着这一缕惆怅,我继续着下午的参观。在充满韵味的护城河畔,在古色古香的街市,在花团锦簇的艺术丝绸博物馆,在晚钟悠扬的禅寺,不知不觉中已然释怀。我没有找到记忆中的海兰,也没有找到一个长大了的变陌生的海兰,但海兰无处不在……

高挑纤细的海兰、苍白美丽的海兰、扎着马尾的青春的海兰、和我一样不再拥有青春的海兰,都汇聚成了眼前这一个个沉静的、成熟的、优雅而生机勃勃的海兰。

江海新韵



写给母亲 (组诗)

□赖永洪

(一)
山村很小,里里外外很绿
原野除了禾苗,就是杂乱的树木

但稻田不同山岭的绿,颜色蕴藏着灵气

我看见母亲打开双翅
像觅食的鸟,在波浪里翻来覆去

锄头把子立在湖中,她可以

停在树梢小憩
错觉告诉你,鸟很惬意

湖水也很惬意。一阵风过来
落水的鸟不得不呼救

却发不出声音
我很多次,也想在湖里下跪

任衣裳变小,这样可以紧贴着心跳

去揣测庄稼的心思,和萤火虫打招呼的含义

(二)
燕窝的秋很轻
轻到听得清呼吸

如有一丝风,便可把屋檐吹飞

记不清有几双机灵的眼睛
了望母亲的身影,张开小喙

啄碎宁静的时空
偷立在屋檐之下

浙浙沥沥落下旧时的踪迹
按着胸口,我猜想燕子的心事

像河水想听懂柳枝的细语
和来年的春天

(三)
村庄的凉,是芭蕉叶
不停地摇,山坳的残红

一步步,扭碎夕阳
农事未了,庄稼很难梳理

心思与心愿的纠缠。饿了碗

正等一双粗糙的手
那些疲惫不堪的农具

七零八落

老槐树迟迟不肯睡去
村头的风,吹得

树叶哗哗作响,像稻浪
袭击整片田野。犬吠声

断断续续,徜徉在夜色里,
和母亲的

呓语,融为一体

(四)
母亲,腰伤刚好痊愈
稻子也刚刚好,金黄穗熟

甚至我去城里念书,也刚好

起码暂时能忘掉所有的疼痛
连年前欠的账,也刚好喘

口气儿
懒得理会吱吱喳喳的麻雀

那是除不干净的稗子。只要一根麻绳

拴住日头,刚刚好就拴住土地的本性。只是被犁把

翻过的日子
还得再次翻耕

母亲的镰刀,拼命地割向心头的阡陌,显示着虔诚

的敬畏
如果我也能驾驭这把镰刀

那么岁月一定刚刚好

(五)
妈妈的手和针线,像山路
弯弯曲曲没有尽头,有时

会有花开
红的,比梅花更红。茶籽

是一群
嗷嗷待哺的孩子,收拾好的

在墙脚
剩下的在等待施肥浇灌,

抢在雨季前
走完成年礼。屋后的小菜地

成了大舞台,魔杖在妈妈手中

越来越有魅力,数不清的星星

被装进瓷碗,活蹦乱跳

(六)
扁担上的水桶,装着
村口的山。池塘到屋后菜地

隔着炎热与寒风的距离。时光的重量

我称不清楚。二十六岁时
我开始闯荡世界,那就截取

自认为真正成年前的那一段:
桶内,水的身影和步子

不停地摇,山坳的残红
一步步,扭碎夕阳

农事未了,庄稼很难梳理
心思与心愿的纠缠。饿了碗

正等一双粗糙的手
那些疲惫不堪的农具

七零八落

老槐树迟迟不肯睡去
村头的风,吹得

树叶哗哗作响,像稻浪
袭击整片田野。犬吠声

断断续续,徜徉在夜色里,
和母亲的

呓语,融为一体

(七)
梯田,已经留不住秋风
山歌的去处,只差

流云的手势。红透了的枫叶
像反复使用过的词汇

而我新糊的风箏
有一种莫名的冲动

想在高空看看
我的童年

和给我童年的
阿娘

醉光阴 (组诗)

□刘白

狼山传说
山中都是好岁月

水滴石穿 草木葳蕤
水鸟鸣得鲜嫩

叶片摩擦得
越来越薄

越来越清亮

独行的高僧
铺开袈裟

与白狼借得一块空地
又取出空瓶

一半汲取江水
一半汲取流逝的光阴

闭目诵经
静坐思过

浓雾 再一次
将山林染白

掐指一算
长江理应在此拐弯

从此以后
静水流深

在夜色中的桂花酒
自带芬芳

龙爪岩灯塔

龙爪岩的尽头

矗立着航标和灯塔

塔身洁白而又坚定

白天陪伴往来的船只

夜晚静静地指引航向

江水那么长

那么多远洋轮船

携万里风波而来

踏漫漫征程而去

行到此处

南通滨江带

遇到好风光:

面朝大江、鸟语花香

沧桑巨变、流连忘返

高举航标和灯塔

龙爪岩坚守在春夏秋冬

每一天满怀欢喜迎来朝霞

每一天心怀暖意送走夕阳

只有滔滔江水知道

龙爪岩塔顶的灯光

在夜航的人眼里

有多么温暖

龙爪岩灯塔 袁建摄

